

“看嘛，当年没有听老师的话，现在还在搬砖！”有一天，一位叫小栓的学生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视频，拍打砖头之外，是他自我解嘲的“画外音”。

三十年前，正值普及九年义务教育，小升初不用考试了，乡镇中学突然涌进很多学生，我们的教室是借来的。

在我们镇中学的背后，派出所二楼会议室就是我们的教室。推开那扇漆皮剥落的木门，没有讲台，黑板是一块刷了墨汁的旧三合板。七十几个孩子挤在里面，久了，凳子腿儿便松了榫，吱呀作响；再后来，有些桌凳子就坏了。我心里总像揣着块大石头，觉得对不住这借来的屋檐。

所长每次来查看后，就淡淡地说：“孩子们念书，天大的事。坏就坏了，钉好就是。”他嗓门粗，话却像钉子，把我那点无用的愧疚，结结实实按回了心里。

“普九”喊得山响的年月，一个都不能少。作为班主任，我不停地家访，雨水泡透的田埂，一脚下去，深一脚浅一脚。所在年级只有一个“尖子班”，剩下的孩子，便如潮水退去后留在滩涂上的小螃蟹，被我们这些普通班的老师拾拢起来。有的学生简单的题都不会做，眼神里常有初春薄雾般的茫然。可那雾里，又总有一点未熄的光，怯生生地，等着人去拨亮。

守着一屋子的“滩涂”，日子便不再是铃声与课表的简单切割。它有了粗粝的质地和具体的形状。

那个调皮捣蛋叫小栓的学生，没来上学。在学生的提示下，我找到他时，他蜷在派出所楼梯拐角的阴影里，因为偷拿了镇上五金店的一个小东西。他没哭，脸脏得像块抹布，眼睛却直直望着墙上“坦白从宽”的标语。我不知哪来的火气，冲负责的老民警嚷：“他才十来岁！”嚷完，自己先愣住了。老民警看看我，叹了口气，挥挥手。我把小栓领出

大年夜，团圆夜，弥漫着辞旧迎新的色彩。

在老家，年夜饭开吃之前，各家先在家门口点燃一小堆松枝，俗称岁火。岁火寓意把过去的晦气烧掉，红红火火迎新年，也是呼唤先人回家过年的引路灯。岁火“劈里啪啦”地燃烧，把新贴的春联映照得通红。孩子们不时拨弄松枝，围着岁火叽叽喳喳。满脸长须的三叔公头戴毛线圆帽，缓缓走过来，手中的火笼晃悠悠。他立于火堆前，说道：“谁叫我一声，我就发一个红包！”孩子们兴奋不已，“三叔公、三叔公”叫个不停。三叔公挺守信，红包立马到手。

父亲烧香，放完第一轮鞭炮之后，家人开始吃年夜饭。一家人团团圆圆，边吃边聊，欢天喜地。“当、当、当”，随着跨年钟声不紧不慢地敲响，守候良久的母亲在钟声响起的第一时间，便去打开陈旧的杉木大门，口中轻念“开门大吉，万事顺遂”。父亲燃放第二轮鞭炮，有条件的人家，准时燃放烟花。我家地势高，看得远，烟花缤纷艳丽，如繁星点点，亮了眼眸。大年初一就这样来啦，旧岁尘埃落定，新年曙光初现。

家乡有个传统习俗，大年初一谁家抢先把井水挑回家，谁家就能在这一年养出大肥猪。习俗代代相传，无形中蕴藏着一种神秘力量，驱使村民，尤其是男孩子和小姑娘，在午夜钟声敲响的刹那间，纷纷冲向最近的水井去挑水。每位参与者都盼望自己是新年的第一个挑水者，为家庭赢来好运。

我算好时辰出发。肩挑木桶，刚踏出家

借来的光

□兰卓



晓雨 摄

来，夕照刺眼，他忽然死死抓住我衣袖，肩胛骨像受惊的鸟翅抖起来。那一刻，我明白这借来的教室，教的不只是书本，它还得“收容”迷途的羊羔。

放学后，或周末，我便行走山道，坐渡船过河，翻过长满蕨类植物的山梁，去寻找一个个学生。说服的话翻来覆去，无非是“读书才有出路”。有时灵，大多数时候，面对的是沉默或叹息的家长，抑或是少女早早定亲后躲闪的眼神。

但也有光，真的被拨亮了的时候。

最亮的一束，来自山坳深处的孙家。她

叫孙玉，又黑又瘦，像棵没长开的油茶树。父亲早逝，母亲多病，她是长姐，下面还有两个弟弟。辍学那天，她来办公室，一直流泪。我说：“课桌我给你留着，随时等你回来。”

一个月后，得到亲友的资助，她真的回来了。眼神不一样了，那股狠劲儿，像要把课本都吃下去。她作文写得极好，不是辞藻好，是那股从泥土里挣出来的生命力，劈头盖脸。我在班上念她的周记，念她写母亲咳了一夜的声音“像破风箱”，写弟弟的学费是“压在胸口最湿最重的那块石头”。教室里静极了，只有她压抑地、轻微地抽泣。后来，她常悄悄在我宿舍门边放点东西：一把还带着露水的空心菜，几个青皮的鸭蛋。看着她的背影在山道上跳动着，像一簇不肯熄灭的火苗。

再后来，我离开学校，像一滴水汇入更喧嚣的河流。教书，不过三年。可那借来的教室，那些“滩涂”上的孩子，却成了我精神版图上最牢固的等高线。听说，小栓后来学了电工，在镇上开了间修理铺，手艺扎实。后来，他当起了包工头，搞起了工程。而孙玉，那簇火苗，竟一路燃成了灯——她读完师范，回乡从教，又从政，一步步，竟成了家乡县城分管教育的副县长。怔了许久，忽然想起孙玉那篇被我念过的作文结尾：“老师，知识是不是像手电筒？家里买不起电池，我就拼命跑到有月亮的地方，借它的光，也能看清脚下一小段路。”

那一段靠着热忱来教书的日子，是十几位学生给了我无穷的力量——面对那一双双眼睛，我不敢辜负。我确信了一件事：教育，或许从来就是一种“借”的艺术——学校为我们借来一间教室，暂作知识的庙堂，我们与孩子互相点亮。

那三年，让我在往后所有的日子里，都不曾忘记，自己曾是看守过火种的人。即使火把早已交出，掌心那点灼热的印记，却还在。

“抢水”记

□吴志发

门，寒风袭来，不禁打个冷颤。此刻，岁火已燃尽，路灯朦朦胧胧。未料隔壁家的李发也正好挑起木桶出门。彼此心知肚明，都想第一个去挑水，让家里养上大肥猪。我们相视一笑，立马迈步向三口井冲去。一场挑水比赛就这样悄然展开。

三口井，是一个小地名，离我们家只有五十米左右，途中有段陡坡。此处确有三口水井，但只有一口大井清清澈澈，供半村人日常饮用。另外两口小井位于大井下方的低洼处，泉水略显浑浊，供村民们洗刷衣物和灌溉菜地。三口井建于明代，与村庄同龄，大井石壁呈现饱经岁月洗礼之痕。西侧有个石龛，许多老一辈每年大年初一的清晨都会前来烧香祈福。

我们争先恐后奔向三口井。因我家更靠近三口井约莫五米，出发伊始，我便赢在起跑线。加之石子小道狭窄，木桶担子又有少许倾斜，挡住了李发的去路，他即使企图加快步伐超越，也无法赶到我的前方。自然地，我先到达井边。年关，诸多家具衣物需洗刷刷，接连几日均是用水高峰期。若等大年初一太阳晒屁股再来挑水，水井早已见底。

我快速放下担子，将空桶抛至井中，顾不

上是否打满水，双臂紧密配合，急切使劲提起。心想，只要足够快，第一个回家就行，至于水的多与少，不影响比赛结果。由于用力过猛，清冷的井水从桶中溢溅而出，溅湿井沿，也溅湿了鞋子。比赛紧张进行，一刻也不能耽搁。我哪顾得了湿漉漉的双脚，待打上两桶水，急速挑起，扭头就往回赶。担子压在肩下沉甸甸的，但心底满怀新年养大肥猪的渴望，浑身充满力量。

我快速登上陡坡，李发像一头饥饿的豹子，锲而不舍紧追在身后。两人肩上的水桶晃悠悠，水担钩与木桶柄之间反复摩擦，发出“吱嘎吱嘎”声。井水不断从桶中激荡出来，散落在脚下的石子上，“叭叭”作响。急促的脚步，正是不甘落后的心声。当然，一路上少不了你追我赶的嬉笑。

终于，我气喘吁吁地冲进家门，将承载希望的井水熟练地倒入水池，“哗、哗”，倒水声清脆有力，像极新年的第一声祝福，久久回荡在老屋里。两家仅隔一层木板墙，我清晰听见李发的倒水声明显晚一拍。“今年我家能养大肥猪了！”我默默许下心愿，仿佛已经瞧见膘肥体壮的猪在阳光下欢快地奔跑。